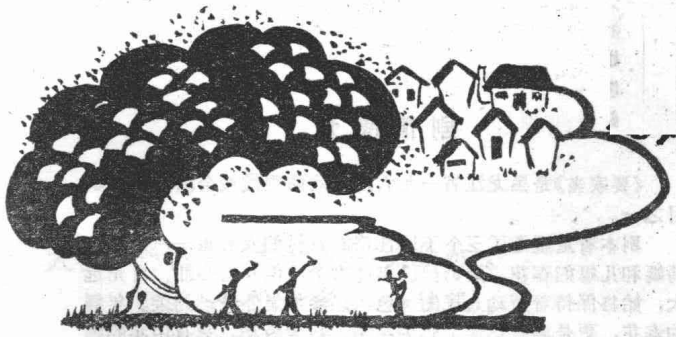




Y A O J I A D A N G

要家当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评 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要 家 当
崔宝库 远 著
藏 书 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5年·哈尔滨

劇情簡介

《要家当》是黑龙江省一九六四年戏曲现代戏会演的优秀剧目之一。

剧本着重塑造了三个不同性格的农村妇女形象——奶奶、妈妈和儿媳孙春花。奶奶虽已年过六十，但人老心红、目光远大，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参加集体劳动为荣。年轻的春花，更是满腔热情、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只有中年的妈妈，却经不起富裕生活的考验。她满足现状，以照料家务、孝敬老人为借口，不想再参加集体劳动。奶奶和春花针对着她的错误思想，用生动的事实、巧妙的比喻进行了远大理想的教育，使她很快觉悟过来，立即拿起锄头，走出篱笆院，要为集体事业、美好的理想辛勤地劳动一生。

評 劇

要 家 当

崔宝库 温 远 著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10}{16}$ · 字数 12,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书号：0186

统一书号：10·163

定价：一角一分

人物：奶奶——六十多岁(简称奶)。

媽媽——四十多岁(简称媽)。

春花——二十多岁(简称春)。

[在鑼鼓声中春花抱着孩子与奶奶分上。]

春：(念)下地去鋤草。

奶：(念)回家哄宝宝。

春：奶奶！

奶：春花，你上哪儿去？

春：把孩子送托儿所去，我好下地呀。(欲走)

奶：我刚从托儿所来，你可别再往那儿送啦！

春：奶奶，你不是常夸托儿所好嗎？

奶：好是好。你二大媽哄五个，你大嫂哄七个，她們够累的了。

春：那你就和队长商量一下再增加一个保育員唄！

奶：只为咱这一个孩子哪能让社里再占用一个劳力呀；你把小宝給我哄吧！

春：(躲閃地)哎呀，奶奶！这可不行！你老六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支部都不給你这个老党员分配任务了；我怎能让你哄孩子呀！

奶：春花，奶奶累不着！

春：奶奶！

(唱)奶奶你年过六十身板儿弱，

本应当少劳动少把心操。

为集体东奔西走你不怕辛劳，

我怎能再让你老把孩儿抱。

奶：（唱）虽然我体弱年纪老，
也不能呆在家光吃不劳，
我在家中把孩子抱，
腾出来你们婆媳俩下地把草薅。
集体的托儿所我也要照料好，
让大家安心生产劲头高。
这才叫为集体各尽一份力，
美好的共产主义才能早日来到。

春：（思索）嗯，奶奶说的对，给你孩子。（把孩子交给奶奶，
转身欲跑）

奶：（叫住）春花！

春：（站住）哎！

奶：（嘱咐地）别忘了给小宝送奶。

春：（应声）哎！（又跑）

奶：（喊住）春花，春花！

春：（应声而回）哎哎！

奶：（关怀地）刚满月二十多天，可别坐凉地头儿。

春：（略有害羞地）这，奶奶，我知道。（转身跑下）

奶：（追喊）春花，春花，春花！

春：（应声跑上）哎哎哎！

奶：把你妈那把锄头给她带去！

春：哎！（拿锄欲跑又止）奶奶，我，我走了？

奶：（笑）坐月子这四五十天算把你憋屈坏了，快飞去吧！

春：（高兴地）哎，走喽！（扛双锄跑下）

奶：（笑着望春花背影）哈哈！我真喜欢这个孩子，一说出
勤干活，乐颠颠地就往田里跑！

(唱)見春花歡天喜地去鋤草，

好叫我年邁人心里樂陶陶。

我兒子是飼養員貪黑又起早，

兒媳婦薅草間苗不辭辛勞；

我孫子當老板兒扶犁趕套，

春花她是个好團員百里難挑。

但願得一代更比一代好，

小寶寶長大了也照着你媽學。

拍呀，拍呀，拍呀，小寶寶兒，哼……

[奶奶抱孩子進里屋下。

媽：(幕後喊)喂！你們走吧，我不下地去啦！（扛鋤頭，笑着走上）哈哈！

(唱)人民公社是幸福花，

花開千里香萬家；

生產隊連年丰收添車又買馬，

社員家拔掉窮根兒就把富根兒扎。

見我家三間紅房、綠油子門窗，頂蓋上鋪新瓦，

籬笆障上那爬山虎兒紅紅綠綠，滴溜唧嚕的开着喇叭花；

走進大門(進房門)腳難下，

小院里眼眼嘎嘎、吱吱哇哇、咯咯噠噠，“笨樓”鵝、老麻鴨、大白蹄兒、小蘆花兒都向我把話答，

(逗)呖嘶，啞嘶，鴨嘶，去去去！

今日里春花滿月把田下，

我这个當婆婆的呀，

可就要放下鋤頭抱娃娃。

(笑)哈哈！這才叫大河有水小河滿那！這二年生產隊

富足了，我家这个小日子也就肥起来了！（挂锄头，笑）
哈哈！锄头挂房簷儿也够我吃三年儿啦！（进房左右喊）媽，媽，媽呀！

〔奶奶抱孩子从里屋走出。〕

奶：（问）你要锄头哇？春花给你带去了！

媽：锄头，春花送给我了。我不要锄头，我要抱小宝宝。

奶：（笑）他呀，用不着你嘍，我就要抱他上托儿所去了。

媽：（阻拦地）哎呀媽呀，那托儿所都满了罐儿，张家小毛毛儿，李家小丫蛋儿，提拉拖拉一大串，把咱这个再送去呀，可就把他二大媽那个老太太累冒汗儿啦！

奶：我知道。我就是抱着小宝儿帮他二大媽哄孩子去！

媽：（正合心意）那好啊，媽，你去吧！你去我看家。

奶：这家我也能照看过来！

媽：哎哟媽呀，这可不行啊！你若是淘米磨面、烧火煮饭、抱孩子拣鸡蛋，一天忙个团团转，惹得左邻右舍说咸道淡，让我们这当儿媳的可怎么办？

奶：在早这些活计我不是都做了嗎？

媽：媽呀，这二年可不比从前了！

（唱）前几年不是涝来就是旱，

咱家的日子还不像今天，

那时节你领着我們起早贪晚，

沒有人在一旁說些闲言。

现如今队里生产大发展，

去年秋每人分了一百多元。

家家的生活大改善，

你看看，咱家的东西多齐全；

大挂表，看时间，

自行車，跑的欢，
縫紉机做衣忙穿綫，
无綫电里說书唱戏又把歌声传；
粮囤儿流来衣箱滿，
新盖的瓦房正三間，
銀行里存放着三百元存款，
这才叫丰衣足食美滿的家园。
我再若下地去把活干，
你老就得把家务担；
这屋里屋外一大片，
怕你干也干不完，
倘若是有人說长道短，
叫我們这当媳妇的脸上多难堪。

媽呀，老猫房上睡，一輩留一輩呀，我若是不孝敬你呀，
我有了媳妇也得挨大累呀。快把孩子給我吧！

[媽媽从奶奶怀中夺去孩子，春花扛鋤头上，欲进聞声又
止，偷听。

春：这两个老太太是怎么的啦？

奶：媳妇，哄孩子这活儿我能干！

媽：媽呀，

(唱)你老不用去把活干，

家里的活計我承担；

你冷了，我拿棉，

你热了，我做单，

你餓了，我煮飯，

你渴了，我把茶端。

你吃飽喝得門前站，(取过一把蒲扇)

坐在树下就把这个扇。(推奶奶入坐,为其扇风纳凉)

媽,我让你老享清福!

春:(暗笑)我看我奶奶不享这个福儿;我媽她也就摆不了这个譜儿。

媽:(見奶奶躲开,索性自己扇风纳凉)这么热的天儿还不得意凉风!

奶春:(同时地)媳妇我媽她这是扇的哪股风啊!?

奶:(唱)一陣陣凉风耳旁过,

春:(唱)好叫我心中犯琢磨,

奶:(唱)媳妇她从来爱劳动,

春:(唱)为什么她今天不愿意把鋤摸?

奶:(唱)为什么她不愿把孩子舍?

春:(唱)为什么她要坐在家中当婆婆?

奶春:(同时地)媳妇我媽她这是怎么啦?

[孩子哭声。

媽:(自語地,逗孩子)喂,小宝宝,你醒了,睜开眼睛瞧一瞧:两个人把你抱,三个人队里去鋤草,你說咱家多么好,多么好!啊……

奶春:(同时地)噢,

(唱)見媳妇坐在那里洋洋自得,

原来她满足了如今的好生活。

奶:(对媽意味深长地)媳妇哇,我們眼前这道儿还长着呢,咱还得往远看向前走啊!

媽:(不解其意地)这么好的日子还往哪走哇?

春:(旁白)我媽她是叫这个小篱笆院給圈住了。

奶春:(同时地)这可不行啊!

(合唱) 虽说是现在的日子好过，
也不能放下锄把不干活，
社会主义的大道多么辽阔，
万不可，万不可半路就下车。

奶：(对妈唱) 媳妇啊，
你不下地把活儿做，
咱娘俩坐房中唠唠闲话。

妈：对喽！有我在家保管你老太太闷屈不着！

春：(不解奶奶用意) 我奶奶这是怎么啦？(焦急地张望远方田头)

妈：妈，你就说吧，你提个头儿，我就接个尾儿，准能唠扯一块去！

奶：(笑) 能唠一块去？

妈：妈，你说啥我应啥，准把你老太太给答对乐和了。

奶：媳妇啊！

(唱) 夏天里来雨水多，

妈：(唱) 咱娘俩坐房中唠唠闲话，

奶：(唱) 大地里草苗一齐长，

妈：(唱) 还有一些扎麻棵。

奶：(唱) 薅草间苗……

妈：(唱) 用不着你和我，

奶：(唱) 扎麻棵要锄掉，

妈：(唱) 妈妈呀，你小心那上边的蜜蜂把人螫。

奶：哈哈！

(唱) 媳妇她信口开河东拉西扯，

春：(旁唱) 我奶奶真有工夫和我妈把牙磨？

奶：我说媳妇啊！

(唱)那蜜蜂朝天每日飞飞落落，

媽：(唱)那是它游花逛景过山坡；

奶：(唱)那蜜蜂风雨不歇把巢做，

媽：(唱)那是它自个儿动手挣吃喝；

奶：(唱)那蜜蜂嗡嗡嗡地在空中过，

媽：(唱)那是它吃饱喝得唱起山歌。

奶：(唱)依我說，那蜜蜂采花酿蜜不光是为自个儿，

它把那甜浆蜜果贈給人們心里更快活；

那蜜蜂虽小它志在四方心地寬闊，

倒比那只看小家、不看大业，目光短淺，走走歇歇

的人們強得多！

春：奶奶說的对！

媽：哎哟，

(唱)她、她，她拐弯抹角說的哪一个？

春：(唱)这一回看我媽还有啥話說？

奶：(唱)問媳妇你咋不接下音一旁坐？

媽：(唱)我——我——

春：(笑)看我媽可怎么答对！

媽：我——(咳嗽)啊哈！

(唱)我摸不着头脑儿不知說什么？

春：(笑)嘿，这两个老太太是白菜地捞芡刀——把棵(喀)給

捞(唠)散了！

奶：(叫媽)我說媳妇哇！

媽：(咳嗽)啊哈！

奶：(又叫)春花她媽呀！

媽：(又咳嗽)啊哈，啊哈！

奶：(笑)你咋不吱声啊？

媽：(尷尬地)哎哎哎！我這不是緊着答應呢嗎。(解脫地急轉

話題)媽呀，媽！你、你渴了吧？(欲走)

奶：(叫住)我不渴。

媽：那你是餓了吧？(又走)

奶：(拦住)我不餓。

媽：那，那你是冷了？(急走)

奶：(拉住)我也不冷！

媽：那，那你是熱了？(給奶奶扇風)

奶：(躲閃地)我也不熱！

媽：媽，那你要什麼我給你拿去！

奶：我想說……

媽：(急拉話頭)媽呀，媽！你不渴不餓不冷不熱還有什麼說的？(推奶奶坐下)媽，你就坐這兒享清福吧！

奶：(站起來)我可享不了這個福。

媽：(按奶奶坐下)媽，你是有福不會享！

奶：(驚)我！？(欲言)你？(又止)咳！(坐下沉思)

媽：(陪笑)對嘍！這才叫會當老太太呢！

[媽媽靠奶奶坐下，眯着眼睛給奶奶扇風，沉浸在幸福之中。

春：(偷听)咦！？屋里咋沒聲了？(偷看、着急地)嘿，又扇上了！

(唱)見奶奶坐在那里不把話談，

我媽她手拿蒲扇一個勁地把風扇。

社員們下地鋤草已走遠，

我媽她再不動彈就落在大后邊。

我有心進房去將媽媽勸，

(夾白)你看，那邊是我奶奶，這邊是我婆婆，

(接唱)我在一旁怎好參言。

急得我春花团团轉，

[行弦、起舞；想，摹拟媽媽給奶奶扇風，不滿；伏門縫招手喚奶奶，奶奶沒看見；春花急得扣門，惊动奶奶，媽媽拦住奶奶走出，左右張望；春花悄悄躲开，乘机和奶奶耳語，二人会意而笑，聞媽声各回原位；媽媽走回，春花尾隨而入，拿起桌上另一把蒲扇。
(接唱)不言不語給我媽把風扇。

[春花調皮地給媽媽左右扇風起舞。

媽：(发觉)咦，这边怎么也來風啦？

春：(孩子般地)媽！

媽：春花，你怎么沒下地去？

春：我在家哄孩子呀。

媽：有你奶奶和我在家，委屈不着他，(你下地去吧。

春：用不着我下地啦！

媽：正忙鏟忙趟的時候，怎么用不着呢？

春：(学媽媽的神态)媽呀，你看这自行車滿街跑，縫紉机做棉袄，墙上放着大挂表，电匣子唱着数來宝；住着紅砖房，一天三个飽，銀行里存款不老少。我若下地去干活，你老在家屋里屋外的整天得忙个不站脚儿；左邻右舍若是說三道四的，让我这当媳妇的脸上可受不了哇！

奶：(故意提示媽媽)哼，又放下一把鋤！

媽：哎呀，春花呀，我若是下地去，把家扔給你奶奶，那有人笑話；你下地，把家扔給媽，这沒人笑話，我不像你奶奶七老八十的啦。

春：媽，你孝敬我奶奶，也得让我孝敬孝敬你老人家呀。媽，把孩子給我吧！(夺过孩子)

媽：(着急地)你、你年輕輕的不出勤，队里生产受影响；再

說，你把孩子抱過去讓媽媽我做啥呀？

春：（學媽腔唱）哎喲，我那糊塗的媽呀！

（唱）你老不用再去把活干，

家里的活計我承擔：

你冷了，我做棉，

你熱了，我做單，

你餓了，我煮飯，

你渴了，我把茶端。

你吃飽喝得門前站，

坐在樹下就把這個扇。（給媽媽扇風）

媽：你、你這是從哪兒學來的這份孝心哪！

春：媽呀，老貓房上睡，一輩留一輩呀。（偷笑）

奶：（故意提示媽媽）好哇，放下兩個鋤把，抱起一個娃娃，
都坐在家里扇蒲扇，這樣下去……嘿嘿嘿！

媽：哎喲，這樣下去可不行啊！媽呀，媽！（拉奶奶走到一
旁）你倒是說說春花呀。

奶：（笑）嘿嘿嘿！那是你的媳婦，你还是自己刀割自己把吧！
我是隔輩人了，管不着那麼多了。（對媽笑）嘿嘿，（對春
花）嘿嘿，（推脫地笑着走下）嘿嘿嘿嘿……

媽：看看看！我媽還走了。（為難地）這，這可不行啊！

（唱）我本想春花去鋤田抱壟，
我在家喂豬打狗把雞哄；

兩人在家三人去勞動，

對集體對個人都很相應。

誰料想春花她也要把孩子哄，

這樣下去就要坐吃山空。

我一個老婆子在隊里干不干的沒啥說道；春花她年輕力

壮的蹲在家里可不行啊！这丰产队若是搞落套了，我家这个小日子也就保不住喽！我说春花呀。

春：（急应）哎哎哎！妈呀，你渴啦？（欲走）

妈：（拦住）我不渴！

春：那你是饿了？（又走）

妈：（拉住）哎哎哎！我不渴不饿不冷不热，妈要和你唠唠闲嗑儿。

春：（偷笑）妈呀，怕咱娘俩唠不到一块儿去。

妈：你听妈说呀！

春：好。我听着！

妈：春花呀！

（唱）夏天里来雨水多，

春：（装作不理睬地）多就多呗！

妈：（见春花不语，自唱）

咱娘俩坐房中唠唠闲嗑。

春：（装不理）唠就唠呗！

妈：（唱）大地里草苗一齐长，

春：（偷笑）长就长呗！

妈：（唱）还有一些扎麻棵。

春：（坐下扇风）它有就有呗！

妈：（见春花不接音）哎哟，她、她、她也不吱声呀！（着急地、喊奶奶求助）妈呀、妈！（见奶奶不应声）这个老太太也不出来帮我劝劝春花。（想）春花呀！

春：（故意高声地）哎，妈，你说吧！

妈：（笑）吱声就好办啦！

（唱）薹草间苗……

春：（抢唱）那用不着你和我，

媽：(唱)扎麻棵要鋤掉……

春：(学媽腔)你小心那上边的蜜蜂把人螫。

媽：(笑)嘿嘿，她学我那套，我就搬她奶奶那套，保管說住她！

(唱)那蜜蜂朝天每日飞飞落落，

春：(唱)那是它吃苦耐劳忙做活；

媽：(唱)那蜜蜂风雨不歇把巢做，

春：(唱)那是它生产竞赛看誰做蜜多；

媽：(唱)那蜜蜂嗡嗡嗡嗡地空中过，

春：(唱)那是它飞得高看得远不达目的不停車。

媽媽呀，那蜜蜂它不滿足眼前快乐；

咱可不能日子刚好就不把鋤把摸，

光看这自己家的炕头热，

把集体和国家就往脑后攔，

看不到世界上有多少階級弟兄还在受压迫；

只看这自己个儿的，眼眉間儿的，篱笆院儿的，像

甜蜜罐儿的暖窝窝儿。

媽：(笑)对喽，对喽，对喽！还是年輕人比媽开通。

春：媽，咱娘俩說一块去了？

媽：說一块去了，說一块去了！咱娘俩呀是一个心眼儿。

春：媽，那咱就下地干活去吧？

媽：更对了，更对了！媽想的就是这个！

春：哎呀，我媽可明白过来了。(高兴地、喊)奶奶，奶奶，

給你孩子！

奶：(从内室上)哎！

媽：(抢接孩子)給我吧。

春：媽，咱下地呀？

媽：我哄孩子，你自个去吧！

春：哎呀，她、她、她怎么又过去了。（着急地向奶奶求助）
奶奶、奶奶……

奶：（安然地）春花，拿鋤头跟奶奶下地！

春：（故意大声地）哎哟，奶奶，这可不行啊，你老天巴地的下地去干活儿，若是有人說三道四的，你让我媽她在家可怎么呆呀！

媽：（着急地、起坐）哎呀媽呀，媽呀，我的糊涂媽呀！春花下地去，咱家两人打里，三人打外，这不是挺好嗎？还用你老太太下地去硬逞那份干巴强啊？

奶：（郑重地）我不下地去不行了，都怪我没領好路哇！

媽：（陪笑地）媽，你的路沒領錯，我不是描着你的脚印儿走了半輩子了嗎！

（唱）媽媽的道儿沒領錯，

我也是一步一步描着你的脚窝儿：

旧社会我随你把苦日子过，

土改时我随你斗过地主婆，

互助組我随你換工插犂搞合作，

高級社我随你开山劈岭修大河，

我随你一直走到人民公社，

才过上这社会主义的好生活。

奶：媳妇，你知道这好日子是人民公社带来的，为啥今天就不往前奔了呢？

媽：媽呀，你看！这三間紅砖房，六扇玻璃窗，小米两大缸，衣裳两大箱，猪鸡鵝鴨一大帮，院里院外闊洋洋。你看还缺啥？我領媳妇給你掙去！

奶：缺的东西还多着呢！（拉媽媽走）媳妇啊！